“扁担街”

■葛亦虹

很早以前一位温州的同学对我说，你们瑞安城关的大街像扁担。真的噢！大街长长的、窄窄的，没有拐弯，不就是一条扁担吗。

扁担街东西走向，以扁担中端县前头钟楼为界，东边到吊桥头延伸到硐桥，西边至八角桥延伸到西山脚下。

扁担街最闹热的地方是扁担的西段：县前头——八角桥。

县前头有座钟楼，上面的钟是当时瑞安城底人最主要的计时器，少数有手表的人为了显摆，故意在人多的地方拿出手表来跟钟楼上的时钟校时，那个神气啊，羡煞旁人。

我和小伙伴去五小（现今实验小学）上学，经过钟楼时看看钟还没有到上学的点，就会慢悠悠地逛着；如果时针已经指向上学的时间，我们就扯起衣角拼命跑，跑到学校已经上气不接下气，恰巧赶在打铃的老伯脚前跟到了教室。住在钟楼附近，真好！

从钟楼沿着街往西走，左边是一家水果店，水果店一扇门面朝新街，一扇门面朝大街，生意特别好。水果摊的店主经常坐在一张竹椅子上，拿着竹刷子蘸水往甘蔗、桃子上洒，洒过水的甘蔗和桃子很精神，惹得我等路人垂涎欲滴。

走过水果店，靠大街右边是一家理发店，门面不大，里面进深较深，走进去，一股浓郁的肥皂气味扑鼻而来；店里中间是过道，靠墙两旁摆着几张特别厚重的椅子，那椅子的靠背可以翻倒，客人身上披着白色替身布躺倒在这椅子上，让穿白大褂的理发师给刮胡子、修面，那样子仿佛病人被医生拔牙，特别滑稽。

理发店旁边就是冠生园，冠生园是当时瑞安卖糕点糖果最大的门店了，一共有四五家店面，迎门一排很大的玻璃柜子，上下三层，摆着李大同的双炊糕、肉打糕、杏仁酥；里面靠墙的柜子里也分上下几层，摆着各式瓶子，瓶子里是上海运过来的包着花花绿绿糖纸的什锦糖果，诱惑着我们这些小女孩。店门口有几根柱子，经常有小孩双手绕在柱子上不肯放，死缠烂打要买糕点糖果，那些父母被小孩缠得没法，只得掏出可怜的几分钱买最小的糕点打发了事。

再走过几间屋子，便是劳动巷。劳动巷里面有个卖豆芽的矮屋人家，我母亲曾经带我去过，屋里有很大的一个桶，桶里装着刚淋出来的豆芽，真正的水淋淋。

县前头的钟楼（管陶 摄）

从劳动巷出来，对冲就是一家饭店，有四五间店面，没有隔断，一架楼梯从中间走上楼来，楼上是炒菜吃饭的地方；楼下靠左一间卖馒头面包油条，这里的甜馒头好吃到爆。有时刚出笼的馒头，还热乎着，咬一口，那汁就会喷出来，赶紧用舌头舔着，不让它滴下来，那汁卷着芝麻的香、红瓜的脆、白糖的甜、肥肉的油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吃的馒头吗？

楼下靠右的店里摆着大灶，灶上摆着一个很大的锅，锅里烧着沸腾的水，那锅盖是活动的，一半盖着，一半开着，随时可以下馄饨和汤圆。那时周末晚上父亲会带我去西山电影院看电影，电影散场时，我假装睡着了，父亲便扛着我往家走。那时我5岁，父亲45岁，这么远的距离，任凭他身强力壮，也累得够呛，到这家店时，他就会进去坐下来，买一碗一角五分钱的汤圆。只见服务员把水磨的糯米粉捏成长长的一条，对准半开着锅盖的锅，用大拇指和食指麻利地弹到沸腾的水里，一会儿汤圆出锅了。父亲喝着汤圆的汤，啧啧地对半睡半醒半坐半躺在他怀里的我说：“甜兮甜！甜兮甜！姆，醒醒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！”到如今多少年过去了，父亲当年宠溺的呼唤仍在耳畔回响。

饭店走过去右手就是大沙巷，大沙巷是菜场，买菜的人提着篮子进进出出，热闹非凡。到下午3点光景，南门渔船到港，海鲜从渔船上卸下来，那水潺的眼睛还“光盯盯”的，乌贼还“绿阿阿”的，跳鱼在脚围桶里蹦来蹦去。鱼贩们挑来海鲜就坐在临街的店门口摆开筐箩直接开卖，一时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、老邻居街口聊天声此起彼伏……

费力地穿过大沙巷口熙攘的人群，走过去便是邮局，邮局不临街的，整座房子往里面退了十几米，门口是一个绿色的邮筒，正面两扇门对开，迎面是寄邮包柜台，有点冷清。

邮局对面是一家布店，有三间门面，布店正中有个高台，上面坐着一个会计模样的人，负责算账收钱。柜台的营业员把顾客需要的布用尺子量好后，开出单子，再把单子、钱和布票用夹子夹着，挂在一根悬在头顶上的铁丝上，“哧溜”一声滑到会计那里，会计收钱结账后，再把交易单子用夹子夹着挂在铁丝上传回到柜台，柜台营业员再把布给客人。这一套流程，看得小时候的我眼花缭乱，经常想，那个夹子里的钱和布票会不会掉下来呢？

再走过去是小沙巷，小沙巷旁边就是百货公司。进百货公司，要上七八级台阶，特别气派，里面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钢笔、手套、毛线等物品，两层楼的东西看一遍足足要好半天呢。

百货公司对面是药材公司，门口柱子上挂着对联，上面写着“道地药材”之类的字，柜台特别高，我们小孩子几乎看不到里面的人是怎么抓药的，就不好玩了。

再走几步是八角桥，扁担街最闹热的地方就到此为止了。

至于扁担的东段，有总工会、新华书店、人民医院门诊部……

朋友，你能猜出我写的扁担街是哪个年代吗？

幸运的李庄

■张秀玲

走过很多很多的古镇，却只真正爱过一个，那就是中国李庄。

西南联大，同济大学，万里长江第一镇，林徽因梁思成，傅斯年，这些蜂拥而至的词汇，如诗歌中的意象，独立而又缠绵，明晰而又神秘，又如小桥流水人家那样，珠联璧合为一座非凡的李庄，多年来，让我魂牵梦绕。终有机缘，一个秋日的周末，秋意吝啬，薄赠一点凉爽，我便不远万里，专程奔赴念兹在兹的中国李庄。

取道重庆去李庄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何以解乏，唯有去想象李庄的样子。或江水村边绕，或古街纵横交错。在去李庄民宿的出租车上，在十字路口，看到白色的“中国李庄”斜靠在碧绿草坪，低调而又显眼，我情不自禁喊了一声，李庄哦！虽然我预览很多攻略，一天足够，但我还是选择了两晚，来个沉浸式阅读。

从游客中心门口信步一百米，一座刻着“文化脊梁”白底黑字大牌坊赫然屹立在道路尽头，让人肃然起敬。牌坊背后就是宽阔的长江，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，李白诗句似乎就为它量身定做。向左拐，不到几步，一座古朴颇有年代感的庙宇映入眼帘，不用说，肯定是1940年迁来的某个机构旧址。果不其然，当看到门口石碑上“同济大学工学部旧址”时，不由加快脚步拾级而上，就像拿到心仪已久的书本，埋头吞读。展厅并不大，但内容很丰盈。循着编排顺序，慢慢参观，认真阅读着每个字，心却时刻波澜壮阔。那么小的东岳庙，条件颇为简陋，但当年的同济大学工学部师生们却如此求知若渴，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。

这一天，我们就重点细读联票上几个景点。祖师殿，是同济大学医学部，几个模拟场景让人驻足。各个大师在火柴盒般大的教室里激情讲课，给予游客强大的既视感；而师生们解剖场景更是让人唏嘘，据说一位瓦匠，在屋顶不小心看到师生们解剖场景，竟然奔走相告人吃人的谣言。当年师生们克服的不仅物质条件的简陋，还有农村根深蒂固的习俗。

参观营造社旧址，已经是傍晚了。营造社位于月亮田那边。一馆一池一稻田，富有诗情画意的是我们的错觉。旧址位于村庄最偏僻的山边，边上就是稻田，在那时可谓住近溢江地低湿，黄芦苦竹绕宅生。本来患肺病的林徽因一病不起，加上战时资助中断，他们还要靠典当度日，但就在这物质身体双重困窘下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在这里完成了扛鼎之作《中国建筑史》，这也是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的开山之作。林徽因流传故事很多，但人间四月天的浪漫，只是肤浅者的饭后谈资，相比夫妻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倾心于国家事业写就的一段佳话，后者更让人景行行止。

营造学社陈列馆梁建筑介绍条分缕析，受此渐染，被梁思成称为“李庄四绝”的建筑，成了我们第二天游玩重点。旋螺殿不在景区内，我们便包车前往；既然包车，自然也拜访了位于偏远的栗峰山庄的史语所。一路上，司机滔滔不绝，小时候他们经常去旋螺殿玩，只是看不懂那建筑。其实，我们也不懂，无非是想重温前辈的足迹。山路狭窄偏僻，景点门口有点荒凉，门口到景点路上苔藓遍地，旋螺殿斑驳大门紧闭。素有望江第一楼的“魁星阁”，气势磅礴，据说是当时上海到宜宾沿长江两千多公里建造得最好的亭阁。临江而建，又紧邻李庄码头，可以想象，当年商贾云集时，游子旅人文人骚客喜欢在这里登楼远眺，或思乡怀人，或酾酒临江。只是而今的魁星阁作为酒楼已经关闭，登楼远眺的念头刚上心头就下眉头。我们并不失望，建筑在，故事就在。

曾经的李庄，其貌不扬，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之一，同名的也数以万计，但抗战期间，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，就会精准传达这里，它为什么有此荣幸？一个小小村庄，承载了彪炳史册的傅斯年、董作宾、李济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童第周，以及史语所、同济大学、营造学社等当时中国的顶级学术与教育机构，在中国历史上写下里程碑式的一页，为什么它如此幸运？幸运不会凌空而来，更不会垂青无准备之人，同样，李庄也如此。他的幸运，就是李庄人抗战那六年慷慨接纳和无私付出换来的。

抗日战争时，同济大学一迁再迁，在傅斯年考虑何去何从时，一个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，一位叫罗南陔的乡绅，动员李庄人，毅然向他们伸出橄榄枝。“同大迁川，李庄欢迎。一切需要，地方供给。”这十六个字，给同大吃了定心丸。只有三千多人口的李庄，接纳了一万多的师生，村庄九宫十八庙都腾空给他们做校舍，做寝室，做实验室，做图书馆。这两天，我们参观的旧址，几乎都是庙宇。之前游玩古镇，遇到庙宇就敬而远之，但李庄的庙宇，蕴藏着一段厚重历史，我几乎是以朝拜之心拜读了每座庙宇。

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，往事如烟，而今的李庄，又用了另一种温情的叙述方式，保护着昔日动容的诗篇。随着文化旅游开发，而今古镇市声盈盈，热闹繁华，富有生机。游客们在幽深古朴街巷品尝着李庄三白——白肉白酒白糕，抑或悠然喝着咖啡，或者在月亮田那边羌管弄晴菱歌泛夜。没有昔日的义举，哪有今日的生机？

想不到我们入住的“麦天官邸”，典型四合院，古色古香，竟然是《十月》作家居住地。原来从2015年开始，李庄就成为“十月文学奖”的永久颁奖地，作家诗人们每年都有至少一次“李庄之行”。

作家阿来说过：“但凡对于中国文化怀有敬意，对于中国文化那些优质基因的消失感到有丝丝惋惜的人，都应该来到李庄，在这个地方被感动被熏染。”这一趟，来对了，幸运着李庄的幸运。

山中夜课

■李浙平

秋末的山区，天暗得早，未到黄昏，夜色已渲染出来。

我以前下乡时，宿、饭，皆在农户家。尽管山区群众生活不富裕，却总要弄出几盘菜来，或猪肉或蔬、瓜或萝卜干，虽无鱼鲜，也总令我在咀嚼着这些平常饭菜中，饱含对他们的感激，于是在好的心情下吃得特别舒服。农家主妇有五十多岁了，她每次在收拾晚餐的碗筷时，总笑着对我说：“饭吃了，到村里走走。好消化嘛。”说实话，饭后在村里逛逛，比躲在房间里借微弱的灯光看闲书，确实惬意得多。

山民的农舍，都是依着山坡而建的，远远望去，像是层层叠叠摆歪了的积木，不免觉得零乱。当走近，进了鹅卵石铺的弯曲小路，前前后后高高低低的房屋层次就分明了，各自给阳光还有月光留下很宽阔的距离。这些陈旧的青瓦墙老屋的门，大多朝南敞着，村民进出自由。有些房屋被围墙或竹篱围住，那里面便有一些高大的树摇动着叶子。从屋前经过，不知在何处就拐了个弯，所以望不见路的尽头。村里还有几所昔日富丽堂皇现已斑驳了的老屋，该有上百年了吧，门台两旁的白垩土已呈灰色，隐隐显出些淡墨残字，看不清，看不全，是早先屋主人留下的楹联痕迹了。

村中的路，都是很窄的，往低处的一边有很高的泄水沟，暴雨来时，不至让水淹进低处的屋内，这是山民在营造时的智慧啊。路的走向没有规则，依屋前而铺，这便有了一种自然的美。在白天，从村后山的高处望下，这些屋前连在一起的路，像织女掉落在地上散开的彩线，在光与影的影响下幻化出不同的色调。倘若正值炊烟纷起时，路又被笼上缥缈的动感。虽然电灯已进户，但山村小路边，还没有架设电线杆，走夜路的山民，在满月时，是借了光辉看清路面的，也能走得极稳当。自从不用竹枝燃火照明后，山民家中还是备了手电筒，只是他们舍不得用，换电池既费钱也麻烦。除非是遇到急事外出，才带上手电筒，也是忽亮忽熄。还是月光好，让行路人看得清。而于我，则觉得这更有诗意。虽然我是带了袖珍手电筒的，但不想另类化，学山民在月光下看路走路。

月色很好，给沉寂的山村一片清凉的明快与诗意。我出了住处，向村中最热闹的地方去。最热闹，是因为有男男女女在临睡前，凑在一起，聊重复和不重复的话题。这里最热闹的地方，是村口。

村口有桥，桥用溪里的大块卵石叠成拱形，桥上走人、走牲畜，是通向外界的走廊。从桥石缝里挤出的苔藓，掩盖了卵石的颜色，在月辉里黑得发亮。桥下是潺潺的溪流，四季不息。溪里有小鱼小虾。桥的年龄，谁也说不上来，据说是他们爷爷的太爷爷时候就有了。我联想起那看不清、看不全的老门台两旁的楹联，可能会是“门对□□望□桥，月□桑□听□溪”吗？

村口有高拔的大树，是一株樟树和二株差不多高的楝树，树上头的枝叶早已经纠缠在一起，分不清樟叶和楝叶从何枝而来。山民说这三株树是仙树。我应该信的，对山民心中那些自然、美好的精神意识，是要发自内心的尊重，就像下乡与他们相处时，尊重他们的朴实与勤劳一般。我又想，如此高拔的大树，炎炎夏日里，它们撒下的浓荫会是很大的，仿佛是从天而降的华盖，华盖下是无尽的清凉。这对于长年辛劳于梯田、山间的山民，在劳作后，是大自然的恩施，他们以之为仙树，恰是祖祖辈辈传承的感恩心。山民的心，是纯洁的，没被商业化的物欲污染。

秋枯的叶子不时飘下，落在桥上，落在人的发上、肩上，人踩着落叶，人坐在桥栏上，谈天说地。走近了，听清了，他们聊晚稻的收成，哪家好、哪家差些。嘈杂的众说声中，于绝对的欢乐中，不免也有一二叹息声。于是有人说了，我们相互接济一些，没问题。明年会好的。大家都笑声一片。这样的热闹，自我短暂日子在这里，是新鲜的，是陌生的，是朴素的。处身于这种氛围中，但我不敢多言，因为我是旁观者。旁观者总有私心不为人道。但我还是想到了木心说的“任何故意的慈善行为都是我所未曾有的”。但山民说过后的行动，显示了相居一地的人之间纯自然的心态。

那时下乡，我常常像进了课堂。

（注：文内□代表无法识别的字）

捡苦槠

■黄晨升

板栗上市了，我却无比想念起苦槠来。童年在农村度过，秋天是我很喜欢的季节，除了可以享受一个星期的农忙假，还有成熟落地的苦槠可以捡。

苦槠，是壳斗科锥属乔木，在瑞安，此树种较多见于西部山区。它树冠浓密，呈圆球形，干、枝、叶均与栗树颇有几分相似，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；花期4至5月，果期10至11月。奶奶家旁边的竹林里，就有一棵古老的苦槠树，竹子长得稀稀落落，愈发衬托出了苦槠树的高大挺拔。竹林平时就是生活在院子里的几个小孩玩耍的地方，被我们踩得除了些枯叶外，也并无其他杂草。秋日里，每天放学回来，我们照例都要先去竹林里玩。此时已到苦槠果实熟透掉落的时节，扒开地上的枯叶，便能寻见底下躲着的三三两两的如玻璃弹珠般大小的苦槠，可爱着哩。僧多粥少，这捡苦槠也要讲究一个眼疾手快，捡得多的，可以拿回家蒸着吃，捡得少了，也就只能当珠子耍耍了。苦槠果富含淀粉，蒸熟以后，果肉膨胀，果壳裂开，剥开放入嘴里一嚼，芳香中又带着少许涩涩的微苦味，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大自然的味道。

关于苦槠，我有一个永远也无法淡忘的片段。有一天，我捡了一捧苦槠，满心欢喜地来到奶奶家，按照惯例，本来是想放在煮饭锅里的蒸盘上蒸的，可是那天奶奶家的饭已经煮熟了，于是奶奶灵机一动，趁着灶膛里的炭火还未熄灭，就把苦槠放进去煨熟了给我（其实应该算是烤，我们那时候方言都叫煨）。那该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苦槠了吧，通粒滚烫，色泽诱人，香气扑鼻，剥开咖啡色的外壳，里面是金灿灿的果肉，我吃了个精光，还意犹未尽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也许是第一次吃烤制的苦槠且数量较多的缘故，第二天我咽喉肿痛声音嘶哑，妈妈心疼不已，在了解到我前一天吃了奶奶烤的苦槠之后，跑去和奶奶大吵了一架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场面，吓得大气也不敢出，但我分明看见了，奶奶流着泪，妈妈也哭了……同样是对我的疼爱，她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
此事当然很快就翻篇了，后来奶奶和妈妈也依然和谐如旧。如今奶奶已离去多年，妈妈也到了当初奶奶那般年纪，每每提及此事，妈妈总是略带内疚。但我非常能理解当时的妈妈，在那个人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村，在那个家家忙碌却难脱贫穷的年代，所有人的情绪都紧绷着，在某个瞬间，哪怕只是一丝丝的导火索，也可以彻底引爆……

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”，前些天，依旧居住在老家的阿伯来我家做客，我问他家乡那棵苦槠今年长势如何，他笑着说：“这几年都好着呢，可惜呀你们几个都长大了，都搬到城里去住了，老家的苦槠再没小孩去捡咯！我今年捡了一大箩筐，等下次做成了苦槠豆腐，再送点给你们尝尝吧！”

花开花谢，岁月无痕，心中的苦槠树，永远枝繁叶茂，拔地参天。

地址：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：325299 电话：（0577）总编办：65816333 发行部：65836178 广告部：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：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